

張恨水
全集

趙玉玲本紀
銀漢雙星



长篇小说 ● 第十卷 ●

張恨水
全集

赵玉玲本纪
银汉双星

(晋)新登字2号

赵玉玲本纪 银汉双星

张恨水 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太原市解放路46号楼)

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朝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 \times 1168 \frac{1}{32}$ 印张: 7.875 字数: 168千字

1993年1月第1版 1993年1月朝阳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册

ISBN 7-5378-0774-4

I·752 定价: 平装6.00元
精装8.50元

目 录

赵玉玲本纪

一	霜月照人凉.....	1
二	初见冤家.....	9
三	教人底事不魂销.....	17
四	大势所趋.....	25
五	煮熟的鸭子飞了.....	33
六	逼迫.....	41
七	计决矣.....	49
八	妙计成功.....	57
九	金屋令人羨.....	66
十	第三者眼里.....	75
十一	试车之日.....	84
十二	如夫人进行曲.....	93
十三	巧媳妇见公婆.....	102
十四	在压迫中进展.....	111
十五	解除桎梏.....	120
十六	又一出头机会.....	128
十七	请得外援.....	136

银汉双星

第一回	楚楚歌声诗人娱老	盈盈舞态仙子无愁	1
第二回	嗜影成迷娇娃落发	逢场作戏浪子倾心	10
第三回	绒雪分甘梅香袭齿	染脂作柬絮语撩人	20
第四回	令色令仪灯前艳影	亦真亦幻画里情侔	30
第五回	乐舞未央玉山颓矣	情怀莫逆兄妹为之	40
第六回	月上花梢来听试曲	尘飞陌上笑咏同车	50
第七回	满榻芬芳小楼且住	一天风露午夜何之	60
第八回	倩影双栖黄金铸爱	柔肠寸断白束书愁	70
第九回	惆怅秋风寓言却扇	凄凉落月影事成图	81
第十回	银汉同离双星割席	玉楼重闭少女归心	90

一 霜月照人凉

古老的北平城，始终是那样静穆安定，红墙黄瓦的宫殿，在伟大的城圈子中间挺立着，也始终是那么壮丽。但西北风带来西北高原的寒流，穿过这古城的上空时，这城里的树木，首先变成焦黄的颜色，在宽大的街道上，便添加了一种凄凉的意味。这是一个初秋的夜晚，中旬的月亮，像只冰盘，悬在蔚蓝色的夜幕上，斜照着天安门的三层箭楼的东角。天安门外的禁城公园，花木扶疏，在大地上摇撼着朦胧的影子。那横过禁城的旧御道，石板是那样平整干净，像水磨洗过了一样。两旁的树木，簇拥了这条石板道，那仿佛是一条绿巷子。御道外的一道水泥路，在树林穿过，偶然有一辆汽车，带了很细小的声音在树荫下里面滑过，此外是很少有骚扰耳鼓的声音。这时，有两个好事的人，特意来赏鉴这伟大建筑下的静穆空气。一个是新闻记者刘伯训。一个是诗人陈子和。他们顺了旧御道的石板走。人背了月光，那影子斜卧在石板上面，阴阳轮廓，十分清楚。步月的人，遇到这种现象，自是十分感到兴趣，两人谈着话，慢慢的向前走。天安门的箭楼，在月光斜照下，琉璃瓦上，发出强烈的反光，这光不热，反是带了一种凉气。不知城里何处的宫鸦，惊着月轮的寒光，常有两三只腾空而起，哑哑的叫着。那声音只在箭楼的一个飞角上下盘旋着。诗人陈子和就站住了脚，向那箭楼上望着，因笑道：“你看，这月亮和宫鸦只带上

了这城楼的一个角，就充满了诗意。你不觉着在你们报纸副刊上，可以写一篇文章登出吗？”刘伯训笑道：“这是你诗家一种神经过敏的感觉吧？在月亮下面，我们就常见到这里这种景象。平常的一只乌鸦，经你把名字一改，变成了宫鸦，这就觉得有趣味的多了。”子和道：“不，我觉得在这禁城里生长的乌鸦，实在与平常野树林子里长的乌鸦有些不同。不然，你可以站着和我来静静的赏鉴这点景象。”说着，他背了两手，便站在旧御道上，向那城楼角上静静看了去。刘伯训受着诗人的引诱，也就照样的站了向那里同看。正在两人体会这一点诗情画意的时候，忽然有一阵呻吟的声音，在身边发生出来。两人同时左右探望，并不见踪影。子和道：“咦！什么人在这里发哼？”伯训道：“是的，我也听到的，怎么看不见人？”在他两人这样说的时候，那呻吟的声音也停止了。似乎这个呻吟的人，知道有人注意着他，又藏躲起来了。子和道：“这样一个大空场里，月亮下的西北风吹着也是很凉的，生病的人，会躺在这个地方吗？”说完了，两个人把这角城楼的诗情画意也赏鉴完了，缓缓的就向归路上走着，离开了这原站着的御道边。约莫走有二三十步路，那呻吟之声，又断断续续的发生出来。子和站住了脚道：“这却是个可注意的事，怎么会有人在这种地方生病？”伯训笑道：“你看，后面是宫阙，前面是花园，两边是禁城，天上是月亮，在你诗人眼里看起来，这不是很风雅的一个生病的地方吗？”子和笑道：“若是这个生病的人，真像你这样所说的，挑了这么一个地方生病，那岂不是一段绝好的社会新闻？照着美国人的办法，你访得这样一条好新闻，报纸是要大出风头的。自然，你要重重的得着报酬，你不愿干这件事吗？”刘伯训笑道：“我虽

不是一个外勤记者，若真有这样一个风雅病者，我也很愿意作一件分外的工作。”正说到这里，忽然有人在身边插句嘴问道：“这说话的，有一位陈子和先生在内吗？”两人愕然的听了这句话，把脚步停住。这是一个很微弱的妇人声音，断断续续，在地面上发出来。可是徘徊四顾，并不看到人。刘伯训道：“怎么回事，我们遇见什么了吧？光是听到人说话，可看不见人。”这才听到人在那华表的石栏杆里，轻轻的答道：“我在这里呢，陈先生。”这华表是一对雕花的石柱，秃立在御河桥头，像对白烛似的对峙着。在这下面有座石台，也正像个烛台，周围有石栏杆围着。那声音就发这台上。陈子和走近华表下面，问道：“你是哪一位。”这样问着，只见一个妇人颤巍巍的由那栏杆上爬了下来。在月光下面，虽然看不清楚，可是这妇人蓬了满头头发，披了一件衣襟破碎的青布褂子，却是认得出来的。不必怎样揣想，一望而知她是一个叫化婆。陈子和想着，这真是希奇了，怎么会有一个叫化婆和自己认识？那妇人爬到石台下面，站在地面青石板上，月光照着这黑的人影子，反显出她是很弱小与污秽。陈子和正自望了她出神，她却反问了一句道：“陈先生，你不认得我了么？我姓凤。你和我们八爷的感情极好呀。”陈子和怔了一怔，偏头向她周身上下打量了一番。问道：“什么，你是凤八奶奶？”那妇人叹了一口气道：“哎！惭愧！”陈子和道：“自从八爷去世后，一别这多年，我也听到人说过，府上大家庭的境况，大不如前，不过我也遇到府上的三爷五爷几次，觉得也还不至于太过不去。八奶奶何以落得情形这样尴尬？”八奶奶道：“陈先生多少总也听到人家说一点吧？我想我堕落下来了，外面不会没有人传说的。哎！染上了这一点嗜好，实在

是可杀。”陈子和道：“我也听到说一点，我想着八奶奶积蓄很多，吃饭的钱应该是有的。人家传说的话，我也将信将疑。不过今天一见之下……”他将话沉吟着，拖长了话音，没有说下去，又向她周身上下看了一遍。他手里本拿着一支手杖的。这时却把那手杖头在石板上顿着，笃笃有声。八奶奶道：“过去的事，我也用不着遮瞒，谁都知道，就是为了不大过过日子，只有出气，没有进气，这像平常人所说的那句成语，坐吃山空。”陈子和道：“也不会坐吃山空啊。八奶奶有那些积蓄，可以存在银行里生息。有那些房子，可以收租钱，这姑且不谈。然而八奶奶还有一身本领呢，你年岁还不不大吧？依然可以上台呀。”八奶奶道：“哎！一言难尽。”她说完了这句话，却把头低了下去。陈子和见她有些不愿向下说，也就不必去追问她。刘伯训站在一边，虽未插嘴，先是听到子和称她凤八奶奶，就觉得这人有些来头。后来在两人谈话之中，这就知道这是凤大将军家的少奶奶。这位诗人和凤家有点同乡之谊，在能诗会画的情形之下，和他家的少爷和孙师爷颇有来往，也就难过，八奶奶听了他的声音就知道他了。不过这样一来，就更须要知道当此冷月凄风之下，她一个人在这寂寞无人的故宫前盘旋些什么？她没有约人幽会的资格，这里也不能向谁乞讨，她更不会有诗人那番逸兴，也在这里赏月。心里这样奇怪，当然也就不愿走开，而要研究一个所以然。他三人各怀有一腔情绪，都静静的站着。正有一段时间，没有汽车电车在御道外经过，耳根下清静了一会，立刻觉得这月亮格外发着阴寒，那晚风由宫城角落地射过来，射在人身上，只觉凉飕飕的。那八奶奶的衣襟，被风吹着飘荡起来，越是现出她那分寒酸。陈子和问道：“我倒不免要多一

点事了。这样夜深，你在这个幽静的地方待着干什么呢？”凤八奶奶道：“哎，我是太没有勇气了。我本来要等着夜深人静，跳到御河里去的。我坐在这华表下面，看看这天安门城楼这样伟大。又看看向南前门大街，那样灯火辉煌，我想着，这样的花花世界，个个都有法子活下去，为什么我就这样的无用呢？我想到这里，我伤心起来，倒哭了一场。可是我等久了，我倒有些害怕。那月亮照着，像冷水泼在人身上一样，冷得有些难受。我本想爬下来走了回去，无奈我再转一个念头，今天预备着死，把要吃的吃了，要花的花了，现在早跑回去，那明天的日子，就更不好过。还是死了吧。这样一来，我觉得死也好，不死也不好，坐在这里，倒没了主意。后来听到陈先生由那边说话走过来，我就情不自禁的叫了一声。其实……其实……”她缓缓的说着话，低了头，两手牵了衣襟，不知不觉又息率几声哭了起来。陈子和看到她这种情形，也没了主意，只有呆呆的望了她。刘伯训站在旁边，这算有了一个说话的机会，因道：“这位太太，我不免要问一句话了。你既然说打算回去，想必你还有一个家了，你的家在哪里呢？”八奶奶道：“我说要回去，那不过是顺便的这样一句话。其实我没法子回到那里去，纵然可以回去，那也算不得我们的家。”刘伯训听她的话，却有些莫名其妙。在语意之间，分明她是不愿告诉她有个家住在那里。陈子和道：“听八奶奶的话，自然有了很不得已的事。不过我又要问一句极其外行的话，像凤府上的亲戚，富贵之家还多的是，这就不用说了，便是朋友方面，也很有几家有钱的吧？为什么不去找他们想点法子呢？”凤八奶奶道：“实不相瞒，我在街上碰到过陈先生好几次了。好在陈先生也决不会认得我，我

尽管走近陈先生身边来，也没有关系。可是我就没有那样大的胆子，敢喊陈先生一声。为什么呢？就因为自己看看这一身穿着的，也没有法子教人家理我了。可是，我想到陈先生究竟不是那一类的人，所以今天遇到了陈先生，我还是冒昧叫上一声。果然，陈先生不是那种人，我叫一声你就站住了。”陈子和道：“八奶奶的意思，是要我帮点小忙了。我虽然帮不了什么大忙，可是念到八爷在日，我们那番交情，我不能不尽力而为。你说吧，要我怎样子帮忙呢？”八奶奶道：“我想着，我这样混下去，哪是个了局呢？便是让陈先生帮助我一笔款子，我坐吃一个月两个月，那还不是完结吗？我想着，赶着嗓子还喊得出来两句的时候，跑一跑小码头，还是去唱戏吧。”陈子和道：“这样说，八奶奶是要我助一笔盘缠。”八奶奶站着低了头下去，没有作声。陈子和道：“既是这样说，我担任你一笔盘缠就是了。你先要到哪里？也许我还可以替你写几封介绍信。”八奶奶道：“陈先生能替我写几封介绍信，那就好极了，我打算奔张家口或者到石家庄去。你想，跑大码头还有我们吃饭的地方吗？”陈子和道：“好，你明天早上到我们家去拿钱。”说着，在身上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来，因道：“我的地址在这上面。八奶奶虽然伸着手把名片接过去了。可是她躊躇了很久，把头低着，口里倒吸了好几口气。因道：“陈先生，你这番好意，我是很感谢的。可是我这副形象，我敢到府上去吗？”陈子和笑道：“那是笑话了，我那里也不是什么官府衙门，非衣冠整齐不许进门。”八奶奶道：“倒不是那话，我这一副讨饭的形象，见着人，自己不免惭愧。先就说不出的话来。”陈子和想了一想道：“既然如此，我就把钱送到你家里去吧。你家在哪里呢？”这位八奶奶，说了一天的话，脸上都是

表示着很凄惨的。说到这里，不知她心里有什么欣慰的感想，却嗤嗤的一笑。陈刘二人都被她这一笑笑呆了，想不到自己是哪一句话说错了。八奶奶道：“陈先生，我不是已经说过了吗？我没有什么家。”陈子和笑道：“这就很难说了。到我这里来，你怕人家看到你人寒碜。要到你那里去，你又怕人家看到你家寒碜。那么，这笔款子，我是怎样交付呢？”八奶奶道：“那还是在这个地方会面吧。只要陈先生约好一个时候，我总可以先一两点钟在这里等着的。”陈子和道：“这……”说着，不由得笑了，因道：“这有点近乎笑话吧？”八奶奶道：“也没有什么笑话。陈先生，你只当我是个叫化子，走在街上，不也是一样可以打发吗？”陈子和笑道：“言重言重。八奶奶知道的，我虽然是个文人，也还不那样势利眼。这样吧，我明天到东安市场里茶馆去坐着等你。你说什么时候合宜哩？”八奶奶道：“东安市场？”她说这话，声音拖得很长。陈子和道：“难道东安市场，你又不愿去？”八奶奶道：“那里是个最热闹的地方，我这样衣衫褴褛，那更是让熟人看到了笑话。不过，陈先生一定要我去，我也可以去。”陈子和有点不能忍耐了。因道：“我不管你去不去，明天下午三点钟，我在市场龙海轩茶馆里等你。”说着话，扭转身就走。刘伯训见他走了，自不能不跟了走。月亮地里穿进了一丛树荫，那便格外见得寂寞，两人的脚步，走在石板上，唆唆有声。刘伯训见陈子和把头低着，并不回顾，显然他已是生了气。或者是感想着什么。因道：“你说的这凤八奶奶是谁，我已经知道了。她落到这步田地，这倒是令人不可解的事。你怎么不和我介绍一下，让我也好得点材料。”子和道：“你要知道她的身世吗？一个把金钱当泥沙用的人，到了今天这种现象，却是人

生一个大教训。你认识她，她也未必肯告诉你。有工夫我和你谈谈，我可以详详细细告诉你。”伯训道：“我发现这个人，我就急于要知道这件事，你立刻告诉我，好不好？”子 and 道：“言之甚长，一刻谈不完。明天下午你也到茶馆里去坐了，我可以破费两小时工夫，和你谈一谈。”伯训笑道：“万一她不去呢？”子 and 道：“她尽管不去，那和我肚子里知道的事，有什么妨碍。”伯训道：“虽然如此，她要是去不去，那在事实方面，给予我的印象不深，对于我将来用楮墨形容她的时候，差一些力量，你等一等，我再去叮嘱她一声。”说着，再奔向那华表下去。月亮已经是升到了头顶了。见那御河岸上，一片光滑的石板路，像是一片雪地。伯训徘徊四顾，已不见那个妇人，在那高大的宫阙下，只觉自己身体渺小。那寒风由树林里吹上身来，这大片的石板场上，形单影只，也有些凉不可受。想着那妇人未必还能在这里，也只好离开这里了。

二 初见冤家

这个晚上的次日，刘伯训与陈子和如约在市场的茶馆里坐着，静等候凤八奶奶前来。闲着无事，陈子和就把凤八奶奶的身世说了出来。为时不远，是民国五年秋间，风大将军由南北上，带了他的全眷，前后作十批到达天津。特一区的地界里，买下了七八座大洋楼，分别住着眷属。各位如夫人，率着亲生子女，各占一所公馆。单说第四位夫人，带了一子一女，在一所带有花园的洋房里住着，就也可以和天津寓公的住宅，分庭抗礼。她生的儿子行八，家人统称着八爷，小姐行十，是最小的一个，大家称她老小姐，或者是小小姐。八爷二十岁，已经娶了少奶奶了。少奶奶是伍大将军的小姐，可也算门当户对。那小姐在家念过十年中国旧书，还有女教师教过她各项刺绣女红，论年纪，比八爷还小两岁。嫁妆自无须说，光是小姐零用钱娘家就赔送了五十万元。件件皆令人满意，只有一层，这位伍小姐对于姿色这两个字，简直无缘，而且又是一双三寸金莲，装束不入时。结婚以后，夫妻如同陌路。唯其如此，风八爷在香港上海两地，就很制造些桃色新闻。到了天津以后，八爷在家里，虽然尽可享受，但为了这少奶奶的原故，在公馆里是片刻不能安身。不分日夜，只在外面找娱乐，纵然回家，也只是在外面书房里稍混一混。因为他虽然书是不念的，既是一个有少爷小姐的特等公馆，这书房却不能不设。所以倒借了这书房，作为逃

避闺房之乐的最佳地。是个初冬的阴天，西北风刮着鹅毛似的雪片，在半空中乱舞。这天，凤八正是回家睡觉的一天，在书房后的小卧室里，拥着很厚的鸭绒被，睡在铜质弹簧床上。钟敲过十二点，还睡得很香。忽然间听到外面书房里有人叫道：“八爷还没有升帐吗？”八爷朦胧中，被问过两三遍，才掀开了被头，在枕上问道：“我要睡觉，谁在外面叫我？”外面答道：“八爷，我是高一畴呀。有点要紧的事来请示八爷。”凤八道：“钱又花光了，想来和我伸手。”高一畴隔了门笑道：“不能够找着八爷，就是要钱。我和黄老六，想请八爷吃中饭。”凤八笑道：“滚你妈的臭蛋！要你们请我吃饭？请我吃饭，有什么好心眼，还不是弄我的钱。”高一畴笑道：“不能够我们总是打八爷的主意。北京来了一个女的，我们想介绍她和八爷见一见，所以……”凤八道：“什么了不起的女人，还要你们这样郑重其事。”高一畴推着房门，伸进半截身子来，向他笑道：“八爷，你不要嚷。我告诉你，北京的名角儿赵玉玲来了，和她们捧场的人，托我疏通八爷，给她捧捧场，今天晚上她在天仙登台。”凤八听了这话，一掀被坐了起来，笑问道：“你若是瞎说，我可揍你。”高一畴立刻进来，在衣架上取了一件细绒睡衣，两手扯了领子，站在床面前。凤八伸手把睡衣穿上了，操着带子，把睡衣腰上系上，踏了拖鞋，向后面洗澡间里走。顺手把窗帷幔掀着看了一眼，因道：“呀！怎么回事？下雪了，北方天气，冷得很快。”高一畴进来，替他扭开洗脸盆上的水管子，放出了冷热水来，笑道：“外面冷得很呢。在南方人初到北方来，真是有些受不了。八爷，你尝过羊肉涮锅子的滋味没有？这样冷天，最好是吃羊肉涮锅子，回头把赵玉玲叫来，给八爷请安。人家可是北京一等坤

角儿，八爷总要给一点面子。”凤八将头一摇道：“原来我倒无所谓。你这样一说，我可不能那样好说话，她既是有名的坤角，我也不胡捧，要等着唱过戏给我看了，我才能决定捧场不捧场。今天你不用请我，请我也是不到。”他说着话自去洗脸。高一畴觉着没有什么趣味，只好到外面书房里去站着。凤八洗过脸走到外面来，两手插在睡衣袋里，慢慢的拖了鞋子走到桌子边，弯腰向桌上看着报，随手翻了一翻，却见报纸下面有两张女人相片，一张是戏装，一张是本装，长圆的脸儿，细条的身材，却很有几分姿色。回头见高一畴站在身后，笑问道：“这就是赵玉玲？”高一畴笑道：“因为没有和八爷说好，所以还不敢拿了相片给八爷看。八爷觉得还能对付吗？”凤八道：“没有见到本人，说不上好坏。有人上相，有人不上相。”说着，他将相片向桌上一掷，拿起一叠报，斜靠了旁边沙发椅子来看。高一畴道：“现在快一点钟了，八爷不出去？”凤八道：“天津这地方，除了我家里，还有多少地方有热气管子。到哪里去，也没有我家里暖和。今天不出去了。”高一畴站着，只笑了一笑。凤八道：“你以为这件事很新鲜？”高一畴笑道：“在家闷坐整天的，八爷怎受得了呢？依我说，还是到外面去混一下子吧？暖和的地方，外面也很多。”凤八皱了眉，挥着手道：“去吧去吧，不要你在这里打搅我。”高一畴站着呆了一呆，笑道：“我总在外面等着八爷的。”凤八自看他的报，没有理会他。高一畴走开，这可把家里一群仆役忙煞，八爷是不大在家里住着这样的长久时间的，好容易让他在家里休息了这么久，这是大家一个贡献的机会，不可失掉，先有人送了参汤来，后又有人送了牛肉汁来，接着是牛乳饼干，天津有名淇士林的西点，陆续送来。凤八随使用了一

点，坐着把报看完了，回里屋穿上衣服。他比较喜欢的听差刘三进屋来请示道：“八爷在家里吃饭吗？要厨房里预备一点什么菜？”凤八掏出表来看了一下，摇摇头道：“两点钟了，吃什么饭，我要出去听落子去。叫车夫和我备车。”刘三笑道：“外面可冷得很，八爷还打算出去？落子馆里，也不晓得装了煤炉子没有？仔细出去招凉。”凤八倒不怎么否认他的话，打开玻璃窗户来，伸头向外探视了一下。那寒风像箭一般射了进来，早有几片雪花直扑了来，立刻身子一缩，将窗户关上，笑道：“果然有点受不了。我也吃不下什么，叫厨房里随便给我弄几样菜来吃就是了。”刘三答应去了，凤八在这屋里，也透着无事可做。靠西一连三架玻璃书橱，也长长短短摆了许多书。向来看到这种东西，就有些头痛，现在坐在这里无聊，不免打开书橱来。就站在橱边，随手抽出两本书翻了一翻。接连翻了十来本，无意中翻到一部《点石斋画谱》。这倒有点意思，完全捧到沙发上来，斜侧了身子，一页一页的翻着。这样翻了一两小时，刘三来请吃饭。凤八将书一推，瞪了眼道：“你让我到哪里去吃饭？”刘三明白了他的意思，笑道：“并不用得到上房去，饭就开在隔壁小客厅里。”凤八道：“就是我一个人吃饭谁也不用来陪我。”刘三答应着是，伺候他在小客厅里吃饭。他只吃了大半碗的时候，向屋子周围看了一眼，向刘三道：“把高副官叫来。”刘三答应了一声是。凤八将筷子敲着碗道：“我闷的慌，你去把他叫来。”刘三笑着出去，不一会，将高一畴叫着笑了进来。凤八望了他道：“你这小子，大半天没看见你躲到哪里去了。”高一畴笑道：“怎么敢躲起来？在外面等着八爷吩咐呢？我也悄悄的偷瞧了两次，见八爷在用功呢，那我还敢说什么？”凤八笑道：